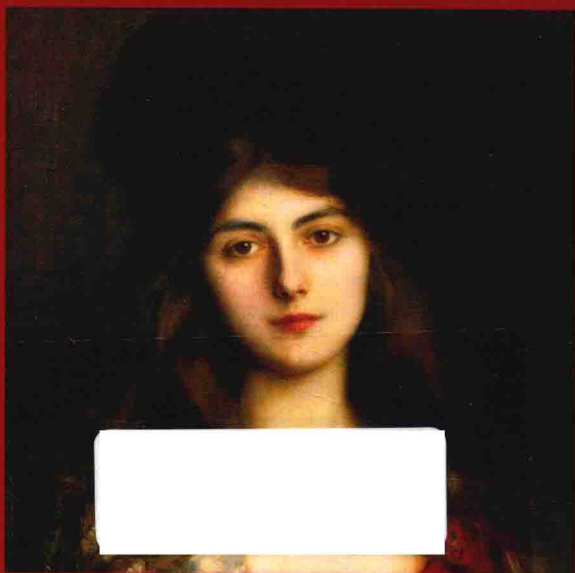


· 世界文学名著名译典藏 ·

全译插图本

# 琥珀<sub>下</sub>

[美] 凯瑟琳·温莎◎著 傅东华◎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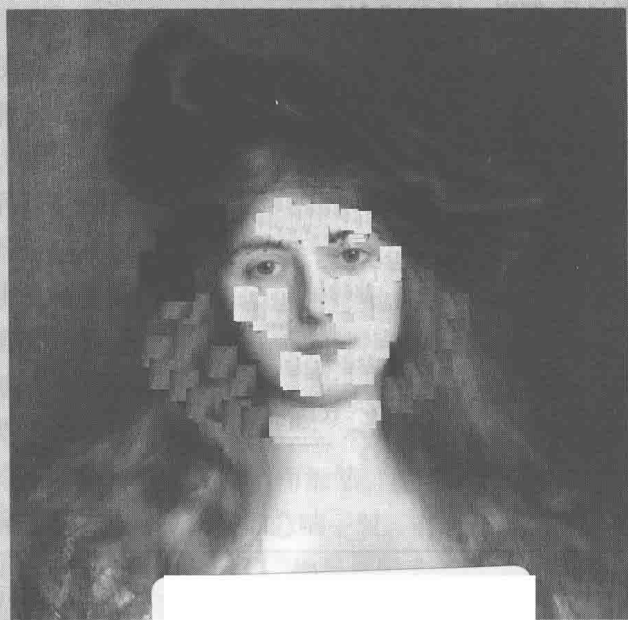
FOREVER AMBER

长江出版传媒 | 长江文艺出版社

— · 世界文学名著名译典藏 · —  
全译插图本

# 琥珀 下

[美] 凯瑟琳·温莎◎著 傅东华◎译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琥珀: 全二册 / (美) 凯瑟琳·温莎著; 傅东华译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8.5

(世界文学名著名译典藏)

ISBN 978-7-5702-0238-6

I. ①琥… II. ①凯… ②傅…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31621 号

Forever Amber by Kathleen Winsor

Copyright © Andrzej Wargula, Mary Cady, Anton Sletner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Changjiang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7-2017-218

责任编辑: 陈俊帆 雷 蕾

责任校对: 陈 琪

封面设计: 格林图书

责任印制: 邱 莉 胡丽平

出版:  长江出版传媒 |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 430070

发行: 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 027—87679360

<http://www.cjlap.com>

印刷: 湖北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 30.75 插页: 8 页

版次: 2018 年 5 月第 1 版 201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739 千字

定价: 82.00 元 (全二册)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027—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 目录

## Contents

001 楔 子

### 第一部 一六六〇年

003 第 一 章

019 第 二 章

036 第 三 章

044 第 四 章

061 第 五 章

078 第 六 章

089 第 七 章

101 第 八 章

### 第二部

117 第 九 章

133 第 十 章

143 第 十 一 章

156 第 十 二 章

167 第 十 三 章

178 第 十 四 章

195 第 十 五 章

211 第 十 六 章

229 第 十 七 章

245 第 十 八 章

259 第 十 九 章

272 第 二 十 章

293 第 二 十 一 章

### 第三部

- |     |       |
|-----|-------|
| 365 | 第二十二章 |
| 368 | 第二十三章 |
| 383 | 第二十四章 |
| 351 | 第二十五章 |
| 364 | 第二十六章 |
| 379 | 第二十七章 |
| 393 | 第二十八章 |
| 406 | 第二十九章 |
| 424 | 第三十章  |
| 434 | 第三十一章 |
| 443 | 第三十二章 |

### 第四部

- |     |       |
|-----|-------|
| 457 | 第三十三章 |
| 471 | 第三十四章 |
| 485 | 第三十五章 |
| 506 | 第三十六章 |
| 516 | 第三十七章 |
| 522 | 第三十八章 |
| 549 | 第三十九章 |
| 561 | 第四十章  |
| 571 | 第四十一章 |
| 586 | 第四十二章 |
| 595 | 第四十三章 |
| 607 | 第四十四章 |
| 619 | 第四十五章 |

## 第五部

638	第四十六章
645	第四十七章
655	第四十八章
671	第四十九章
688	第五十章
699	第五十一章
721	第五十二章
735	第五十三章
748	第五十四章
760	第五十五章
772	第五十六章
787	第五十七章
795	第五十八章
807	第五十九章

## 第六部

821	第六十章
838	第六十一章
847	第六十二章
860	第六十三章
877	第六十四章
889	第六十五章
897	第六十六章
907	第六十七章
918	第六十八章
925	第六十九章

### 第三十四章

那天晚上的时光过得出奇地慢。

她将房间里收拾干净之后，就到厨房里去拿了些清水来，洗过了脸儿，擦过了牙齿，又将头发竭力刷了一回，然后从床底下拖出那张带转轮的活榻。她在那榻上躺下，心里却万分不安，一合眼就马上要惊跳起来，生怕伯鲁发生什么不测。

她重新爬起来，拿根蜡烛去照照他的脸，他还照常躺在那里，只是翻来覆去睡不安，嘴里不住喃喃地言语，脸上扭曲成了一种烦恼的神情。她看不出他究竟有无意识，因为他的眼睛虽然半开半掩，她跟他说话他却像没有听见，又分明并不知道是在哪儿。到了半夜时分，他身上的汗停止了，皮肤发干而加热，脸上和颈脖上绯红。他的脉搏跳得非常快，他的呼吸快得同急喘一般，有时还轻轻咳嗽一声。

到了四点钟，天已发亮了，她虽然眼珠子胀得发疼，疲倦得要晕过去，却决定索性不睡了。她穿上一件短褂和衬衣，赤脚套上一双低跟的鞋子，将前一天穿过的那套衣服穿起来，后边也不装骨箍儿，以致前面长得只能往上缩，然后她将头发急忙通了通，又胡乱擦了一把脸，脂粉面贴之类一概不用了。这是她有生以来不管妆扮好歹的第一次。

房间里一股臭气，因为所有窗口都是闭着的。她自己并不害怕夜间的空气，但她也同一般人一样，相信夜间的空气是不利于病人

的；同时又未脱她那从乡下带来的迷信，以为家人有了重病，只要所有的门窗都闭得紧紧，死神就永远不能进来了。其时那气息非常浓烈，她因一直闭在里面不觉得，直至走到外面起居室里碰到一点干净空气之后方才觉出来。她到卧室里去生起一堆火，抓了一把干燥的草药进去让它烧着熏一熏。

她折起了那张活榻，将它重新推进床底下，然后趁他似乎比较安静的当儿，将那接吐盆子拿到厕所里去倒掉了，又用水将它冲干净。她又去提了两趟清水。这时她才记起单单清理家屋一桩工作也是非常吃力的，因为她已好久不干这种工作了。

他那强烈的口渴始终不止。她一杯又一杯地拿水给他，他却越喝越要喝，终于呛得喷出来。他的呕吐也始终不停，一次一次连心肝五脏都要呕出来似的，一面呕一面淌汗，累得神志一直都不清。琥珀一直扶着他给他接吐，看看那种神情觉得又害怕又心疼，同时渐渐涨起了一种恼怒。

他快要死了！她一面想着，一面将身子抵住他的脊背使他坐直起来，拿那盆子接在他的下巴颏底下。我已知道他快要死了！哦，这该死的瘟疫！它为什么要发呢？他又为什么要染上呢？又为什么染的偏偏是他而不是旁人呢？

他又重新倒下去了，直挺挺地仰在那儿。她突然扑到他的身上去，牢牢抓住他的臂膀，其时他的肌肉虽已失去了功能，却仍像是坚硬有力地藏在那褐色皮肤底下。她开始哭起来，拼命地将他抓住，仿佛在那里跟死神挣扎一般。他喃喃地叫着她的名字，中间又混着一些诅咒和亲热的话儿，她却越哭越厉害，终至如同疯癫一般了。

直至伯鲁一把抓住了她的头发，将她的头慢慢推开，她才突然从这疯癫状态醒过来认清了当前的现实。她觉得自己的头皮被他抓得有些发痛，这才抬起一张泪水纵横的脸儿，侧着眼睛将他看了看。这时她心中有些愧悔，急乎要听听他说些什么话儿，并且要知道他到底是否听见自己说话。

“琥珀！——”

他的舌头已经肿胀得几乎塞满了口腔，并给一层厚厚的白苔罩



着，只是一个圈儿仍旧鲜红发亮。他的眼睛在发呆，可是对她瞪视着，像是又重新认识她了。只见他皱起眉头，竭力要把握住自己的思想，并且将它表达出来。

“琥珀——怎么，怎么你还不走——”

她小心翼翼地朝他看了看，仿佛一头落入陷阱里的野兽。“我是……伯鲁……我是要走了。我马上就走。”

他放开了她的头发，又深深叹了一口气，将头侧转过去。“上帝保佑。走罢——趁现在——”这几句话模模糊糊吐出来，他就又差不多安静了下来，只是嘴里仍旧喃喃地不知在说些什么。

慢慢地，小心地，她从床上抽开身子，她真正觉得有些害怕了，因为她曾听许多人说过，染了疫病的人是要发狂的。及等到她退到他的手伸不到的所在，将身子站直起来，她就出了一身大汗，松了一口气。其时她的眼泪已经收住了，因而心里也渐渐明白过来，如果她要帮他，必须先镇定自己，设法使他舒服，并且祷告上帝留住他的一条命儿。

于是她迅速下了决心，又重新开始工作。

她擦过他的脸儿和臂膀，又给他梳头发——因为她在码头上跟他见面的时候想，他是不戴假发的——然后又按平了褥单，重新敷了一条冷手巾在他额头上。这时他的嘴唇已经发焦了，给高热炙得裂开缝来。她就拿点头发油给他涂上。她又从育儿室里拿了几条干净毛巾来，将所有的脏东西打成一个大包袱。不过洗衣店里如果知道这家人发瘟疫，当然是不肯来拿的。这样忙忙碌碌的时候，她一直都仍留意着他，见他喃喃说话就去听听，以便他要什么就给他，免得他自己动手出力。

约摸六点的时候，街上有点活跃起来了。对面一家小杂货店的一个学徒在那里下牌门，一部马车隆隆地驶过，她又听见底下“牛乳来啦”的惯熟呼声了。

琥珀打开窗门。“等一会儿！我要买的！”她向伯鲁瞥了一眼，就悄然地跑开，经过梳妆台时顺手抓了一把钱儿，冲进厨房拿了只桶，匆匆下楼去了。“我要一加仑。”

那个每天从乡下进城来卖牛奶的女孩子脸上红艳艳的，显然非常健康。她从肩膀上面取下篮子，倒出她的新鲜热牛奶。“今天又要热得不得了，你看罢。”她委实无话可说。

琥珀正留神听着伯鲁的声音——她下来的时候把窗口留着一条缝儿——所以她心不在焉地对女孩子点点头。这个当儿，空中传来一种沉重的声音。那是丧钟的声音，一连响了三下——什么教区里面又死了人，听见钟声的人都要给他的灵魂祷告。琥珀和卖牛奶的女孩子不胜惊惶地急忙扫视了一眼，都闭上眼睛，喃喃地祷告了一会儿。

“三个便士，夫人。”那女孩子说道，琥珀见她的眼睛注视着自己的黑衫，显出一脸非常怀疑的神色。

琥珀给了她三个便士，提起那个沉重的桶儿，动身回屋里去。走到门口，她又转回头来。“明天你来吗？”

那女孩子早已挎上了她的篮子，走出几步路去了。“明天不来，夫人。我要有一会儿不进城来了，这种日子是说不定谁有病的呢。”说着她又把琥珀浑身上下瞥了一眼。

琥珀就掉转头走了进去。她见伯鲁仍旧躺在那儿，跟她离开他的时候一样，但她才踏进门口，他就又恶心起来。她就连忙放下牛奶桶，三步并作两步地跑上前去。他的眼球已经不是那么血红，却已经变成黄色，并且陷进脑壳里去了。他已分明跟外界的一切东西都失去了接触，似乎耳目都已丧失了功能；他的行为动作都只凭着本能的指使。

后来她又买回来许多东西：奶酪、白白的一颗包心菜、几根大葱、萝卜、生菜、一盒白糖、一磅咸肉、一些水果。

她喝了一点牛奶，又把昨天晚上剩下来的一只鸭子吃了些，可是去劝伯鲁吃时，他没有回答，她将一杯牛奶放在他嘴上，他也将它推开了。她一时委决不下是要他吃好，还是不吃好，最后她才决定且等医生来再看。当时医生出门都带一根金色拐杖作幌子，所以她希望自己门前总可以看到他们。其时城里病人那么多，当然日夜都有医生出诊，那么不久就可等到的；因为她要亲自出去请医生，却不放心把他独个人留在家里。

谁知她发现他的呕吐物里面竟有一条条的血丝了。这一惊非同

小可，她就决计不能在家里老等。

她拿了她的钥匙，走出大门口，穿过一条街，走到一个记得曾经见过一块医生招牌的所在。其时有一个由许多脚夫、叫卖的和家主婆组成的人群拥挤在街头，她好容易挨过他们开出一条路。一部过路的马车扬起一阵尘土，使她不觉吸进了一口；一个店里的学徒喝出一声彩，这才使她记起自己的衫子还没有穿好；一个邋遢的老乞丐手上脸上满是瘢痕，伸出一只手来要抓她的裙子；她经过三家门面，门上都画着红十字儿，并且都有一个卫兵看守在那里。

她气喘吁吁地跑到那医生门前，胸口里面已经干得发疼了，忙将门不耐烦地敲了一阵，看看没有回应，就向门上拼命敲。有一个女人出来开了门，那个女人鼻子上面打着一个小球儿，对琥珀怀疑地瞪视了一会儿。

“医生到哪里去了？我得马上就见他！”

那个女人冷冷地回答她的话，仿佛怪她不该来似的。“巴登医生出诊去了。”

“回来请他就来。圣马丁胡同的羽饰馆里，就在那条大街的转角——”

说着她抬起臂膀向她自己家那边指了指，就旋转身子跑开了，一面拿手按着自己左腰上面刀刺一般的剧痛。但她回到家里却就放了心，因见伯鲁虽又吐过了一回，又吐了许多的血，却把身上的被单都掀掉，比她离开他的时候情形好了许多。

她神经紧张地等候着那个医生，从窗口探望了不止一百次，心中暗暗诅咒着他的迟迟未到。但到了点心时分，那医生居然来了，她就跑下楼梯亲自去将他迎上来。

“谢天谢地，你居然来了！赶快罢！”说着她早已跑上楼去。

那医生是个疲倦的老头儿，嘴里吸着满满一袋烟，拖着两条沉重的腿儿跟在她后面。“赶快！没有什么用的，夫人。”

她旋转了头，将他狠狠地盯了一眼，怪他分明没有把伯鲁当作一个特别重要的病人。可是他既然来，她也就觉得放心了。伯鲁的病状如何，乃至她应该怎样将他看护，他总可以告诉她罢。平时她

对于一般医生的话都要怀疑的，现在她是对于任何一个走方郎中或是江湖术士的一句闲话都会相信了。

她在那医生的前头走到床边站着了，看着他慢慢走进房里。她的眼睛睁得大大的，显出一种恐惧的神情。这时伯鲁已经进入一种昏睡的状态，只是嘴里的言语仍旧不停，也仍不住地翻来覆去。巴登医生离开床边几英尺就站住了，掏出一条手帕捂住自己的鼻子。他看了看伯鲁，暂时没有话儿。

“唔？”琥珀问道，“他怎么样啊？”

那医生微微耸了肩膀。“夫人，你问得我没有话好回答了。我还不知道呢。他发过横痃了吗？”

“是的，昨天晚上才发的。”

她掀开被头，让他看看伯鲁腿夹里的那块红肿，这时已有半个浸在水里的网球那么大，上面的皮肤绷得紧紧的，发红而且亮油油的。

“你看像是这个东西使他疼得厉害吗？”

“我曾偶尔一下碰着它，他就吓杀人地大叫起来了。”

“疫肿长起来的时候是这种病最最苦痛的一个阶段。可是亏得长出来，否则这种病就没有救了。”

“那么他还仍旧有救的，医生，他还是会好的？”她的眼睛急切地闪出光来。

“夫人，这话我是难保的。我实在不知道，没有一个人知道。我们只得承认自己不懂其中的道理——我们没有办法。有时他们不过一个钟头就死了，有时他们也能拖几天。有时他们死得很容易，有时要经过一番大叫大喊的苦痛才会死。强壮而健康的人跟单薄而虚弱的人并没有什么两样。你拿什么给他吃？”

“没有什么。我拿什么给他，他都不肯吃，而且他常常要吐，就是吃了也没有用处的。”

“不过他得吃，你得设法强迫他，而且吃的回数要多——三四个钟头就得吃一次。给他鸡蛋、肉汤、补血酒之类吃罢。而且你必须将他盖得尽量热。拿你所有的被头将他盖上，不要让他打掉。烧几块砖头放在他的脚底下。如果你有石头做的烫瓶，你就拿出来用吧。

替他生起一个旺旺的火来，一直不要让它熄。你得有法子让他出汗，出得愈多愈好。他那疫肿也得做起一张膏药来贴它——你可以拿醋和蜜和烟丝来做，如果你家里有的话，再加一些烧焦的面包屑和很多的芥末儿。如果他要把膏药擦脱，你拿一条绳子扎牢它。除非他这疫肿裂开来，出了脓，否则他是没有好起来的机会的。还要给他一种强烈的泻剂，铈片浸白酒就可用得，或者你手边备有什么都可以。再得一种灌肠的药儿，我所能告诉你的不过如此了。还有你自己呢。夫人——你现在觉得怎样？”

“我觉得很好，只是疲倦。昨天晚上我差不多没有睡觉。”

“我把这个病人报到区里去，就会有一个看护派来帮你的忙了。你为防卫自己起见，我劝你拿些桂花或杜松子浸在醋里，每天将那冒出来的气闻几回。”说完他掉头而去。琥珀虽把一只眼睛看着伯鲁，却跟着送他出来。“还有，夫人，我看趁那看护未来之先，不如把家里贵重的东西藏好。”

“啊呀，我的天！你打算送我怎样一个看护啊！”

“区里对于自愿投效的人是不分好歹都收的——我们的人手已经不够支配了——其中固然也有很老实的人，可是不瞒你说，大部分人都靠不住。”这时他已走出了前室，及至他开始踏下楼梯，便又对她说道，“万一疫瘟癩出现了，你就不如请教堂的殡仪司务来摇铃罢。到那时候是毫无办法的了。我等明天再来看。”他正说时，便听见屋外丧钟又敲响，敲的是两下，知道死者是一个女人，“这是上帝为了我们犯罪对我们施行的报复呢。好吧——日安，夫人。”

琥珀回到屋里，立刻着手她的新工作，因为她虽然疲倦，却巴不得有工作可做。这可以使她忘记种种心事，而且她给他做的每件事，都会给她一种称心满意的感觉。

她将厨房里烧着的热水装了好几个瓶儿，拿毛巾包扎起来，在他身边围着，又从育儿室再搬了半打被头将他盖起来。他竭力抗议，屡次将被头拨开了，她总耐心地重新给他盖上去。于是他脸上的汗同河水一般淌出来，底下的褥单都浸成了黄色。火炉里的火已在轰吼，她还将煤拼命地添，以至房间里热得像火坑似的。她脱掉了里

面的衬衫，将袖子卷得高高，解开外边的衫子，那件绸子的小褂却仍粘着她的肋骨，胳膊窝里都有汗水淋漓。她将一头浓重的头发掠了上去，在头顶心梳起了髻儿，拿着条手帕不住擦着脸儿和胸口。

她将那泻剂灌进他嘴里，不等它发生效验，就又将灌肠药也塞进去了。这是一桩非常艰苦的工作，可是琥珀早已不知疲倦了——她只照她必须做的去做，连想都不去想它。及至清去他那泻出的东西，洗过一把手，她便又走到厨房里去做那些芥末的膏药，并准备着热的牛奶和糖、香料、白酒等做一服奶花汤。

当她拿起那膏药贴上他那肿毒上去的时候，他并没有抗议，且像并不知道是什么似的。她这才放下心——因为她起先怕他会觉得疼痛——重新回到厨房里去将那奶花汤做好。

她先自己尝了尝味儿，再撒进一点肉桂粉重新尝了尝。味儿很好了，她才将它倒进一只双嘴镗罐儿，动身回到卧室里。谁知在这个当儿，她忽然听见一声大喊，那声音非常可怕，吓得她一个寒噤通过整条脊梁骨；随即又听见了一声，还有一种打破东西的巨响。

她将那个镗罐放进碗柜里，急忙奔回卧室来，只见伯鲁从地板上蹲起身，正挣扎着要立起——他分明是在爬下床的时候跌到地上来的，同时将床边的一张桌子也连带翻倒了。“伯鲁！”她向他尖叫着，但他并没有意识到她，也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在做什么。慢慢地，他站直起来，转身去推开那个未经加锁的大窗户。她急忙奔上前去，从抽斗柜抓起一只蜡烛台，趁他一脚跨上窗台的时候，便一手抓住了他的臂膀，将那蜡烛台向他后脑勺狠命一敲。这时她隐约觉得底下街面有人抬头朝上看，并且听见一个女人尖叫的声音。

他被她一下敲昏了过去，摇摇晃晃地慢慢倒下来。她连忙一把抱住他，尝试将他抱回床上去。但是他的身体太重了，怎样也拖他不动，只是慢慢地向地板上溜下去。她看看没有指望，索性将他狠命地一推，连自己也给他带着滚倒。但她急忙爬起来，从床上抓起一条棉被来将他盖着，因为他当时是精赤光光的，而且在涌水一般地淌汗。后来她将他连扯带拖，出了一身臭汗，好容易将他弄回床上去。然后她在床边一张椅上面倒下来，完全脱力了，好像浑身肌

肉都在搏搏地跳跃。

一定了定神，她又扑上前去看他，只见黑沉沉的一缕血正从他的头梗上面弯弯曲曲流下来，于是她只得又站起来，拿了棉花和冷水，将那血迹拭干，又从一条干净的毛巾上面扯下一块棉布，将他的脑勺包裹起来。

“这个遭瘟的看护！”她愤愤地想着，“她怎么还不来呀？”她又给他换了一张芥末膏，看看那些热水瓶里的水快冷了，又重新装了一回热水。

她到厨房里去拿水的时候，顺便将那奶花汤拿起来狠命灌了一回。据说这东西是很提神的，她喝了之后的确也暂时觉得强壮了很多。她将那个罐儿放下去，拿手背擦了擦嘴儿。那个遭瘟的婊子早一些来就好了！她心里想道。她来了之后我也许可以睡一会儿。我再不睡是要死的。原来她这时一阵阵地感到疲乏，有几分钟竟至觉得连一动都不能动，一步都不能走了。但是过了一会儿，她又好了些，虽然未减疲乏，却仍做得动必须要做的事情。

伯鲁过了好几分钟才回复他的意识，但比先前更加不安更加吵闹了。先前他还不过是翻来覆去，现在竟至不住颠簸了，将身上的被头也统统打开；他的声音响亮而愤怒，她虽听不出他说什么，却知道他一直在那里诅咒。她拿奶花汤去灌他，但没有灌进多少，就被他拿臂膀一挥连汤带罐都打翻在地板上。

及至他稍稍安静了些，她就拿起纸笔坐在床边一张桌上要写一封信给南儿。但这信的措辞非常困难，因为她要把老实话带给南儿，却又不能让她担惊受怕。她写了半个钟头，写得非常辛苦，一连写了几张都撕了，最后写一张才觉得适用。将它吹干了，打上一颗金色的封蜡，然后从桌子上拿了一个先令，走到窗前去打开窗门，心想她若看见什么年轻小伙子打街上走过，就可将这先令扔给他，托他到邮局去替她寄这封信。至于邮费是可以当作欠资到那边去补付的。

其时天上已经变成青灰色，有一两颗星星已经亮红起来。街上已经没有人走路，可是当琥珀探头出去的时候，街心正走过一个孩童，拿手捏着鼻子走过她门口。

她向自己的门口一看，看见一个卫士掂着一根长杆懒洋洋地靠在墙壁上。那么她的门口上面已画上红十字了，从此他们就要四十夜不能出大门，否则就要等他们统统死光才能够开放。这一种情形，若在几天之前是要使她大为恐慌的，现在她却差不多可以漠然视之了。

“卫士！”她轻轻叫了一声，那个卫士就离开墙壁几步，抬起头来看看她。“你可以将这封信交给一个人去替我寄掉吗？我给你一个先令。”那人点点头，她就信带钱一齐扔下了，重新将窗门关上。但她暂时不离开窗前，像个犯人似的站在那里看看天空和树木，顿了一会儿才旋转身，去给伯鲁重新将被头盖好。

等到那看护来时，已经差不多九点钟了。琥珀先听见底下一个人跟那卫士说了几句话，随即就有敲门的声音。她拿了一根蜡烛，急忙跑下去让她进来。“你为什么来得这么晚？”她质问道，“医生说是点心时刻就差你来的！”

“我刚刚丢开一个病人来的，夫人，他偏又死得那么慢。”

琥珀在那看护的前头跑上楼，将蜡烛高高照着，让她可以看见路。可是那老太婆走得慢吞吞，一路气喘吁吁，一步一步都得捧着自己的膝头跨上来。到了楼梯顶，琥珀掉转头来仔细看看她，却仍对她满肚子的气。

原来那个女人约摸已有六十了，而且长得很肥胖。她的脸孔滚圆而浮肿，却装着一个笔尖的鼻儿。她的嘴唇瘪成一条线似的。她戴着一蓬臃肿的黄色假发，弯弯曲曲地堆满一头。她身上穿一套深红丝绒的衣裳，脏得已经发了腻，破得两个臂膀一齐露出来，胸前却绷得紧紧的。她身上带着一种恶劣的气味，乃是腥气和臭气交混而成。

“你叫什么名字？”琥珀等她气咻咻爬上楼梯顶的时候问她道。

“我叫施朋，夫人，施朋奶奶。”

“我是威太太。病人在这儿。”说着她走进卧室，施朋奶奶迈着鸭子步儿跟着她，一双蓝色眼睛骨碌碌地只管顾视那灿烂的家具，对床上的伯鲁竟一眼都不去看。

于是琥珀发急，问她一声：“唔？”她这才微微吓了一跳，当即傻头傻脑地咧开嘴来，露出几颗漆黑的牙齿。“哦——病人在这儿。”



她将伯鲁看了一会儿。“气色不大好呢，是不是？”

“原是不大好呀！”琥珀马上叱回道。她见派来这么一个蠢老太婆，心里颇为生气而且失望了。“你是一个看护是不是？告诉我怎么办罢，我该怎么帮助他？医生说的事情我已统统做过了——”

“唔，夫人。如果医生说的事情你已经统统做过，我也就再没有什么可以告诉你的了。”

“可是你看他的神气怎么样？你是见过这种病人的——他跟别人比较起来怎么样？”

施朋奶奶对伯鲁瞪视了一会儿，牙齿缝里吸进几口气。“唔，夫人，”她终于说道，“有的比他还要难看，也有的比他好看些。不过我对你讲老实话罢——他的气色并不怎么好。现在，夫人，你有什么吃的东西给一个快要饿杀的可怜的老太婆吃吗？上一个地方我是一点东西都没有吃，我可以赌咒——”

琥珀满肚子的厌恶，将她瞪了一眼，可是这时伯鲁又突然要呕吐起来，她就急忙奔去拿那个盆子去给他接吐，一面向厨房那边摆了摆手儿。“在那边。”

这时她觉得更加疲倦，而且全然灰心了。这个肮脏蠢俗的老太婆对她没有一点儿用处。她决不肯让她去碰伯鲁，而且这位奶奶本来也不见得会去碰他。她所能够希望的，至多是今天晚上叫她坐着看守他一会儿，好让自己睡几个钟头，一等明天就请她走路，再去换个好些的来。

半个钟头过去了，她听听施朋奶奶还没有一点动静，最后她光起火来，奔到厨房里看她去，只见她那整洁的厨房已经给她弄得狼藉得一塌糊涂了。食橱大大地敞在那里；地上碎着一个鸡蛋；一块火腿被她切下半块了；奶酪已经去了四分之一。那位奶奶听见琥珀的脚步声，有些惊惶地掉转头来将她看了看。其时她一只手里拿着一大片火腿，还有一只手里拿着一个香槟瓶——还是昨天晚上才开的。

“唔！”琥珀嘲讽地说道，“我希望你在这里不见得会饿杀了罢！”

“那是当然。夫人！”施朋奶奶同意说，“所以我总宁可在阔人家里做看护。他们家里总可以吃得饱的。”